



《文季叢書》

《文季叢書》的出版年代與《文學小叢刊》相同，也是出版於烽火歲月裡，他們之間最大的分別：《文季叢書》是三十二開本，不一定是小書，厚薄參差，如蘇金傘的詩集《窗外》只有八九頁，但王統照的短篇小說《銀龍集》卻厚達二十七頁。對文化生活出版社有深入研究的孫品說：

《文季叢書》與《文學小叢刊》……盡現抗戰風雲變幻，力展抗戰激憤情懷……又更多保留了《文學叢刊》的一貫風格，如尊崇藝術性，側重對非小說體裁的介紹，關注評論文學的發表等等。（見《文化生活出版社與現代文學》，廣西教育出版社，一九九〇）

《文季叢書》的內容有詩、散文、小說、劇本、評論等各種類型作品，共出三十一種，有田文的《懷土集》、畢奧年的《雨夕》、孫毓棠的《寶馬》（上海文化生活，一九四九）、此書收戰時所寫的散文三十三篇，最初曾編入《烽火文叢》，一九四二年在重慶出版二版土紙本。流金即是歷史學家程應麟（一九一五至一九九四），曾就讀於西南聯大，受業於聞一多、吳晗，史學家而寫得一手流暢、感人，而又抒情味濃郁的好散文，難得！

### 《文季叢書》

許定銘

## 迷茫的新年

聖誕節前，紐約地區下了一場大雪，氣溫降到了這個地區的最低點。商舖老闆和僱員們都在唉聲歎氣，金融危機、經濟蕭條已經使他們垂頭喪氣，這冰天雪地、低溫嚴寒更使他們如坐針氈。新的一年，二〇〇九年，就在這種白色的迷茫和寒冷的氣氛中來臨了。

給入些許希望的也許是上了《時代》雜誌年終封面的奧巴馬，人們覺得，在他進入白宮後，他總大刀闊斧，將難返之積重改變過來，可這位當選總統比較冷靜，並未輕率地大表樂觀。

《時代》雜誌年終採訪他，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對這次經濟衰退，美國民眾準備對付多久、多深？」

他答道：「我沒有（預言未來的）水晶球。經濟學家們都在關注這個問題。我想，我們應該預期二〇〇九年是個凶年。如果我們做出一些妥善的抉擇，我有信心在二〇〇九年會限制經濟方面的某些破壞，到二〇一〇年我們可以看到經濟上揚的軌跡。」

接著他又補充說：「這不是一個會把我們自己挖進去的洞。」他舉日本為例說，由於日本在九十年代做了某些錯誤決定，沒有果斷地解決銀行系統的某些問題，結果儘管採取了重大的刺激措施，問題還是拖了幾乎十年之久。無法預言，凶年，自掘洞穴……這些話都說明新的一年不容樂觀。

銀行和投資公司還要裁人，汽車製造廠還要停工，大學畢業生還找不到工作，失業者還得去領救濟金，物價和交通費還要上漲，城市的服務還要減少……這一切可能會繼續發生。二〇〇九年的天還不是明朗的天，空中還會瀰漫著令人茫然的雨霧，令人困惑的煙雲。

至於像筆者這樣的退休老人，新的一年倒不會有太大異樣。退休金照樣月月有，醫療、交通和娛樂方面照樣有優惠，生活上照樣不會有憂慮和對我的而言，還有一件喜事：我的學生孫女將在牛年初誕生。她們墜地的呱呱聲將像陽光一樣驅散我四周的陰霾和煙霧。當然，想到四周更多的人，我還是盼望奧巴馬及其白宮班子能做出更多「妥善的抉擇」，不會自掘洞穴，從而讓人們在這個凶年裡少些迷茫，多些希望。



陳安

聖誕節前，紐約地區下了一場大雪，氣溫降到了這個地區的最低點。商舖老闆和僱員們都在唉聲歎氣，金融危機、經濟蕭條已經使他們垂頭喪氣，這冰天雪地、低溫嚴寒更使他們如坐針氈。新的一年，二〇〇九年，就在這種白色的迷茫和寒冷的氣氛中來臨了。

給入些許希望的也許是上了《時代》雜誌年終封面的奧巴馬，人們覺得，在他進入白宮後，他總大刀闊斧，將難返之積重改變過來，可這位當選總統比較冷靜，並未輕率地大表樂觀。

《時代》雜誌年終採訪他，問了這樣一個問題：「對這次經濟衰退，美國民眾準備對付多久、多深？」

他答道：「我沒有（預言未來的）水晶球。經濟學家們都在關注這個問題。我想，我們應該預期二〇〇九年是個凶年。如果我們做出一些妥善的抉擇，我有信心在二〇〇九年會限制經濟方面的某些破壞，到二〇一〇年我們可以看到經濟上揚的軌跡。」

接著他又補充說：「這不是一個會把我們自己挖進去的洞。」他舉日本為例說，由於日本在九十年代做了某些錯誤決定，沒有果斷地解決銀行系統的某些問題，結果儘管採取了重大的刺激措施，問題還是拖了幾乎十年之久。無法預言，凶年，自掘洞穴……這些話都說明新的一年不容樂觀。

銀行和投資公司還要裁人，汽車製造廠還要停工，大學畢業生還找不到工作，失業者還得去領救濟金，物價和交通費還要上漲，城市的服務還要減少……這一切可能會繼續發生。二〇〇九年的天還不是明朗的天，空中還會瀰漫著令人茫然的雨霧，令人困惑的煙雲。

至於像筆者這樣的退休老人，新的一年倒不會有太大異樣。退休金照樣月月有，醫療、交通和娛樂方面照樣有優惠，生活上照樣不會有憂慮和對我的而言，還有一件喜事：我的學生孫女將在牛年初誕生。她們墜地的呱呱聲將像陽光一樣驅散我四周的陰霾和煙霧。當然，想到四周更多的人，我還是盼望奧巴馬及其白宮班子能做出更多「妥善的抉擇」，不會自掘洞穴，從而讓人們在這個凶年裡少些迷茫，多些希望。

## 「支那」和「秦」：一筆糊塗帳

施康強



多年前，在一屆全國性的中譯外討論會的分組會議上，曾聽到某高校一位英語教員的高見。他說China為「支那」的對音，有輕蔑中國的意思，翻譯「中國」一詞為英文時應該改用Zhongguo。我忍不住要反駁說，「支那」在日語裡或有貶義，在英語和其他西方語言裡沒有。該詞或者源自古印度對中國的稱呼，或者是秦朝的「秦」字的音譯。如果對外翻譯用Zhongguo代替China，在同一篇文章裡提到「中國人」和「中國的」該怎麼辦？莫非非強行輸出zhongguoren和zhongguode以替換chinese？

我的依據是《辭海》。查「支那」字條，有簡明審慎的解釋：「古代印度、希臘和羅馬等地人稱中國為China, Thin, Sinae等，或以為皆是秦國的「秦」字的對音。後在佛教的經典中譯作支那，至那或脂那等。近代日本曾稱中國為支那。」老版《辭海》（一九四七年中華書局出版）對該詞的釋義要長得多，而且否定與「秦」字有關：

梵語謂中國為支那，亦作脂那，震旦等。《宋史·天竺國傳》：「天竺表來，譯云：『伏願支那皇帝福壽圓滿。』」《翻譯名義集》：「脂那一云支那，此云文物國。」《慈苑音義》云：「支那此翻為思維，以其國人多思慮，多所製作，故以為名。」按支那或指為「秦」字轉音，或云從瓷器得名，皆非也。《曼珠全集·書札集》云：「支那一語，確非秦字轉音。印度古詩摩訶婆羅多中已有支那之名。摩訶婆羅多，乃印度婆羅多王朝記事詩。婆羅多王言曾統大軍，行至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殆支那分族云云。考婆羅多朝在公元前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度人慕我文物，稱智巧耳。」

據此，則「支那」實為古印度人自創的用於稱呼中國的美名。曼殊大師所言不妄，《摩訶婆羅多》中確實不止一處提到支那。不過問題其實還要複雜一些。胡阿祥《偉哉斯名——「中國」古今稱謂研究》力主「支那」得名於「秦」。該書第七章《域外有關中國稱謂的研究》第二節註二四：「在印度古老的梵文典籍中，兩部史詩《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及

《瑪奴法典》也記有支那之名，然而其成書時代卻多爭論，一般以為晚於《政論》。」據同書，西方諸國記載支那之名，以印度《政論》（Athasstra）為最早。此書作者商那閣（Chanakya）為公元前三二〇年至公元前三一五年在位的一位印度國王的大臣，後於秦穆公約三百五十年。書中並提及公元前四世紀中國絲已販至印度。此外，馮承鈞《西域地名》：「支那者，梵文邊鄙之稱，原為雪山以北諸國之名，後以為中國之號。」按：「鄙」者，邊邑也，猶如現代漢語說「邊境」、「邊界」、「邊遠地區」。既然有此一說，那麼「支那」即便是「秦」字的轉音，在梵文裡雖沒有貶義，也談不上是什麼美名。

流沙河曾在《文匯報·筆會》發表《蘇曼殊說China》一文。他倒是說得很乾脆：「至今無人能夠否認英文China起源於古梵文「支那」。」順便他批駁了「或云從瓷器得名」說：「今之China支那，先是國名。明代中期葡萄牙人販瓷器到歐洲，稱其商品名曰chinaware，若漢譯應作「支那瓦」。陶瓷產品，古稱瓦器。此處ware應是瓦之譯音。支那瓦者，中國瓷也。China在ware之前，可知China國名，初無瓷器一義。後來省掉，簡稱China才小寫其字頭為瓷器之義。這已是晚近的事了。」China誠然非從瓷器得名，不過流沙河的詞源學考證有謬誤。英語ware並非漢語「瓦」的譯音。據陸谷孫《英漢大詞典》，ware可以是後綴，也可以是獨立的詞，源自古英語，而古英語中這個詞又來自古日爾曼語，與漢語無涉。以小寫china指「瓷器」，其實是修辭法裡的「換喻」（metonymy），以產地取代產品。中國瓷器譽滿全球，遂以產地中國換喻產品瓷器，乃至泛指所有精美瓷器。同理，北京鴨為西方人稱羨，英語裡以Pekin直接稱呼北京鴨（亦見《英漢大詞典》）。漢語裡也有例可舉：龍井產好茶，我們到茶葉店買龍井綠茶，只說「要二兩龍井」就夠了。

筆者之所以在本文開頭提到那個討論會上的舊事，是因為近日讀法國古伯察神父的《中華帝國紀行》，也涉及此一問題。法國天主教遣使會傳教士古伯察（Evariste Regis Huc，一八一三—一八六〇）於一八三九年來華傳教，一八四四年與秦

神父（Joseph Gabet，一八〇八—一八五三）從多倫出發穿越戈壁沙漠，一八四六年一月到達拉薩，兩個月後被駐藏大臣琦善驅逐。根據這段經歷，他寫了兩卷本《韃靼西藏旅行記》。他與秦神父被從西藏押送到成都後，卻受到四川總督保興的善待。此後他們經湖北、江西，入嶺南，從廣州出境，一路上備受禮遇。後一段經歷成為兩卷本《中華帝國旅行記》的素材。

卻說兩位神父抵達湖北宜昌，會見年輕的知縣。在那個中華帝國的大門剛被西方列強強行打開的時代，這位僻處內地的官員已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心。他興致勃勃聽完神父們對歐洲諸國的介紹以後，想知道他們怎麼稱呼他自己的國家。他第一次聽到中國被叫做China，中國人叫做Chinese後，心生疑慮，大致說了下面這番話：

我們稱貴國人為西洋人，西即西方，洋即大海，人即人民，合起來就是大海西邊的人民。如果要描述某些特定的國家，我們盡漢語所能，忠實地傳達。因此我們說弗蘭西的時候，指法國人。我們有時抓住某國人的某一特徵，如把英吉利人叫做「紅毛人」，因為據說他們身上長著紅毛。把亞美利加人叫做「多色旗人」，因為據說他們的船隻的桅杆上升一面多色條紋的旗子。相信你們的China和Chinese也是同樣，既然並非源於漢語，它們在你們的語言中一定有所指了。【在前文的一條譯註中，本書譯者轉引《韃靼西藏旅行記》中譯本譯者據《籌辦夷務始末》引用的《保興奏嚴訊在藏所獲法人情形摺》，內稱「盤獲弗蘭西夷人」云云。文中「弗蘭西」三字左側都有一「口」字。加「口」旁表示譯音，與該漢字原來的意義無關。因此，在記錄知縣那段話的譯文中，為了還原歷史真實，「弗蘭西」三字也帶「口」旁。既然如此，那麼知縣口中的「英吉利」三字寫成文字也應該加口旁，因為當時的清廷官方文件對外國國名譯名作此處理並非只對法國。此外，「多色旗人」顯然翻譯不當，也不像口語。法文原文與英文譯文必是翻譯中文「花旗」，中譯本沒有還原。】

知縣這段話倒是給我一個啟發。清廷翻譯西方國名，一開始就採用音譯，而且頗用了好字眼。英國為「英華」之國，法國為「法治」之國，德國為「有德」之國。「英吉利」則為好上加好，「美利堅」更了不起，既「美」復「利」更「堅」。可能為了避免臣民誤解這些國名本來就是美名，如我們的「大元」「大明」「大清」，官書上才為名字加了口字旁。這種做法既畫蛇添足，又行不通，後來自然取消。近代知識開通，我們知道這些國名皆是譯音，與漢字的字面意義無關。不佞妄加猜測：古代印度，最早用本身另有其意義的「支那」譯「秦」字之音。後之印度人不察，忘其起源，遂以為這是他們自己給北方那個大國取的名字。（上）

## 內地潮語「雷」最熱



誰人不識「雷」？可以說，只要有小學文化程度，「雷」字應該不是什麼深奧的字詞。不過，請莫小看，今日之「雷」已不同往日，甚至可以說，連中文系的老師也未必全面搞懂現時「雷」的意思。此語何解，可以套用一句流行語來分析：不是我不明白，而是這個世界變化太快了。

翻閱內地報章，發現近期「雷」字用得非常普遍。譬如十一月二十七日廣州就有一則新聞，標題為：「小販廣告雷人『古有油炸榨今有烤貪官』」。文章中配發了一張堪稱罕見的圖片：一位戴平頂遮耳「雷鋒帽」的約三十歲男子，用小三輪擺賣烤紅薯。而最吸引眼球的，是車後牆上貼著一張紅紙大海報，上有「貪官牌」三個大字。一看便知，賣的是「貪官牌」烤紅薯了。聯想起「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名訓，不禁令人會心一笑，不過，且慢，再往下想，似乎又未必是如此簡單，意猶未盡。

無論從營銷學、政治學、還是文學、歷史學角度看，這個賣紅薯的畫面都不怎麼簡單，而正是這簡單的畫新聞的人為此做了一個特別的標題：「小販廣告雷人」，用了一個「雷」字。

人們漸漸發現，「雷」字不僅僅用於市井新聞，而還更多地用於演藝圈的相關新聞上，可謂比比皆是。譬如：「《赤壁》下集台詞雷人：『成功乃失敗之母』」、「謝霆鋒演紫龍」最雷雷鬥士將出爐」、「劉燁稱《硬漢》後 結婚發表雷人宣言助陣首映禮」、「《愛呼2》首映 林嘉欣被賊軍「雷」倒」等等。

「雷」字也出現在經濟題材的文章上，甚至新聞用詞相對嚴謹的央級報紙也受不了「雷」風的誘惑而用了「雷」字，譬如：近有一題：「用人單位經濟性裁員莫觸法律之雷」。

「雷」字新聞遍地都是，而普通百姓交談、網上發帖、QQ聊天用「雷」也非常普遍。譬如，一家論壇，某一個跟帖中，就有幾位仁兄，用起了雷字：「雷死了！」、「爆雷啊！」、「雷暈了！」、「哇塞！雷透了！」……

語言是一個時代的縮影。目前，形容某事很強，很稀奇，網路、報紙等媒體喜歡用兩個字，一是「牛」，另一就是「雷」了，可以說，雙劍合璧，叱咤風雲。牛方面，有「最牛的釘子戶」、「最牛的縣委書記」、「最牛的叔叔」、「最牛的員警」、「最牛的婚禮」、「最牛的車牌」、「最牛的收購」等等，形容出類拔萃、售價不菲的單鏡反光機鏡頭，稱作「牛頭」。凡標有「最牛」字眼文章皆受讚，趨之若鶩；與此同時，「雷」字也風雲突起，與「牛」並駕齊驅。

查字典可知，「雷」字本義是雲層放電時發出的巨響。顯然，今日之「雷」非原本之雷了，但要弄懂其所包含的意義，卻是頗為雷倒人的一件事。

## 即墨吃蟹

商子雅



即墨，是青島市治下的一個縣級市，但這座小城的歷史，卻可以上溯到二千多年前。為不少人所熟知的齊國大將田單擺下火牛陣，大破燕國軍隊，以及齊國末裔田橫不願歸降漢朝，率五百壯士困守海島（今名田橫島），最終全部自刎或者蹈海而死的故事，就發生在這裡。如今提起青島，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相比之下，即墨的名氣小了不少，但怕是並非人人知道，僅僅一百年前，青島還不過是即墨縣境裡的一個不起眼的小漁村呢！

此次我來即墨，連頭帶尾一共只有三天，在即墨



香格里拉一景（攝影）

陳柏榮

（還有青島）用膳，正餐也僅有三頓，但恰逢黃蟹肥，這叫做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於是，號稱「無腸公子」的螃蟹，遂使我朵頤大快矣！

最難忘的，是田橫鎮的那一餐農家飯。餐廳和大海隔窗相望，令人心曠神怡；蒸熟的螃蟹端上桌，其碩大的程度，更是讓我大吃一驚。並且，這裡的螃蟹不但碩大，還特別鮮美。究其原因，一是黃海乃中國境內唯一沒有遭受污染的海域，海水乾淨，海產品當然也乾淨；二是黃海所處的位置緯度高，海水冷，海產品的生長周期長，質量嘛，自然要遠遠優於南海海鮮。喝「即墨老酒」，吃鮮美螃蟹，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將面前那隻大塊頭「掃蕩」一空後，居然已經大有酒足飯飽之感，餐桌上的赤貝、香螺、西施舌、大對蝦……儘管有不少都是在內陸難得一見的稀罕物，但面對着它們，我也只能淺嘗輒止，甚或看看而已了。

主人殷勤發問：「吃好了嗎？」我回答：「吃好了、吃好了，就是螃蟹太大，害得我什麼也吃不成了。」

主人說：「像這種每隻重一斤四五兩的特大螃蟹，也不是天天能買得到，看來它們知道今天有西北的貴客來，才爭先恐後地奮不顧身了……」

「是這樣嗎？」我趕忙表態說：「那我可得向它們鞠一大躬了，捨身待客，這精神該有多偉大！」主人和客人開懷大笑，聲震屋瓦，其樂融融。

## 國人仍愛墨蹟書香



蘇邱小姐說：「購書並非只是為了閱讀，而歡愉更在書店選購的過程中。店員見到顧客笑臉相迎連環到貨至如歸，有時更能在書店裡邂逅同是愛書的朋友，而在輕輕的悠揚的背景音樂中一本本地選購好書，然後心滿意足地帶上選購好的愛書回家，那是多麼愉悅的雅趣啊。」

即使習慣網購紙質書的網民，也喜歡先逛實體書店看看實物，選好要買的书，記下書名後才回家上網購買。至於急着閱讀或比較稀缺的書，網民也不在乎多付幾個錢，就會在實體書店買下。時序入冬，戶外活動減少，在家捧讀書本成為國人熱衷的活動。近來，內地好多地方舉辦了「讀書節」，包括「上海讀書節」、「杭州西湖區市民讀書節」、「四川「農民讀書節」、「河南「炎黃讀書節」、「江門「書香節」、蘇州「閱讀節」等等。

如今，人們讀書更趨重實用。譬如，隨着全球金融市場動盪、市場壓力驟增，讀者們開始書味一些「投資理財」金融類書籍。保健養生、心理健康、居家裝飾、烹調飲食等書籍也是近年來各書店熱銷書。各類人群的閱讀興趣不同，公務員和離退休幹部愛看「時政熱點」書，大學生、文教工作者等熱衷「歷史文化」和「國學」典籍。孩子們看書的愛好與家長的要求常有較大的分歧，中小學生多愛看有趣味的動漫書、故事書、科普科幻圖書等等。

## 蕭 愚

據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近日發布「首屆全國網民閱讀與購買出版物狀況調查」結果顯示：近六成網民依然樂於捧書閱讀，因為習慣於網上閱讀而放棄紙質書的網民不到四成。廣州人江君家有三口連接互網的電腦和三個大書架，一家三口人人都是網民，又都愛讀紙質書。全家人習慣用三流流覽新聞、博客文章等等，但讀書通常常讀紙質書。若同一內容的紙本書脫銷已有電子書，則也要把電子書列印下來捧讀。江君和家人說，感到紙質書，一來眼睛看得舒服，二來墨蹟書香長大的中老年人都表示，離不開紙質書。習慣網讀的中青年網民則表示，上網通常適合淺閱讀流覽圖報類文章、短小的通俗小說和漫畫圖片等，需要反覆深閱讀的工具書和經典，即便網上已有免費的電子版本，也情願購買紙質書閱讀和收藏。

不過，和從前不同的是，「書蟲」（愛書人）們如今喜歡在網上購買紙質書。理由是：網購價格優惠，書價比較便宜。越開越多的網上虛擬書店搶走了傳統實體書店相當大的生意份額，但卻無法取代實體書店。

對於許多讀書人而言，逛實體書店是件開心事。在激烈的競爭中，不少實體書店注重美化店堂，通過折打和送小禮物等形式，籠絡熟客大客。逛環境優雅、雅有情趣的實體書店，是件開心事。在激烈的競爭中，不少實體書店注重美化店堂，通過折打和送小禮物等形式，籠絡熟客大客。逛環境優雅、雅有情趣的實體書店，是件開心事。

## 慈善家老太太

張攻非

慈善家老太太是誰？閻明光，八十有三，曾經的黨政領導幹部，曾經的癌症患者。今天的上海閻寶航社會公益基金會理事長。

閻明光是老革命家閻寶航的三女兒。閻寶航是中國革命史上隱藏戰線最具傳奇色彩的英雄。他是共產黨人，卻是張學良將軍的高級幕僚和摯友；他長期在周總理領導下從事革命工作，卻又能從容出入反動派頭頭腦腦的衙門毫無損。電視連續劇《英雄無名》，寫的就是閻寶航。

一九九五年八月，在瀋陽舉行了紀念閻寶航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活動，我也應邀參加。紀念會上多人發言提到的「閻家老店」引起我的特殊關注。之所以有這種情緒，不僅是因為「閻家老店」既是東北抗日青年奔赴前線的中轉站，又是地下工作者的秘密接頭點；又是統一戰線的社交地，又是閻家擺地攤賣家產資助流亡青年的慈善之家。

而且因為我父親張知音自一九三六年到重慶投入抗日工作，就住在「閻家老店」，走過大半個中國，也住在「閻家老店」。紀念活動結束，我回到上海，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閻家老店》。記述了所有的老一輩對老店輝煌持續發揚光大的期盼。

這副重擔歷史地落在閻家兒女的肩上。從一九九一年起，弟弟閻明復和閻明光受鄧穎超的委託多次去美國夏威夷看望張學良將軍。以閻寶航的名字命名成立一個慈善基金會的創意就是張將軍提出的。「閻家老店」由此成為新時代廣播慈善愛心的「大店」。姐弟倆一個是運籌實施者，一個是支撐掌舵者。

閻明光的腦海裡經常出現的是國家的版圖和數字。她不斷尋找貧困人群和需要救助的項目，沿着版圖，從北到南，走過大半個中國。她的錢來得不容易。她是一家一家去親朋好友那兒取得支持的。至今已有一千五百萬付給了貧困地區和貧困家庭。

今年最讓她牽腸掛肚的是廣西大山裡的千名失學兒童。當地聽說貧困兒童不僅不上學、吃不飽飯的境遇時，心急如焚，顧不上八十多歲高齡和大病後身體的柔弱，冒著夏季八月的高溫進了廣西十萬大山……

中國現在有很多慈善家，但有一種現象也讓人不解：慈善家的命名和排行是由錢數確定的，那麼，像閻明光這樣以慈善為己任，以慈善為事業的人應該怎麼定義呢？

我們就叫她慈善家老太太。